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图 第二十八回 受恩詔興師滅寇 遇惡陣八美遭擒

眾姐妹回歸周府入內堂，周夫人與瑞雲小姐稱賀不已。樹春在書房與周爺言談，忽見二名小監，傳宣皇后娘娘懿旨，召新科文武狀元，即刻進宮。樹春領旨，同小監入宮，心中想道：「目今正宮乃是馬昭容，想她賣身時節，何等苦楚，不上二年光景，做了昭陽正宮，未知召我何事？難道還記得前情麼？」只見太監說道：「你且在此站著，待我入內啟奏娘娘。」

少刻兩個宮娥，擁了馬昭容出來。一見樹春之面，便要跪下，宮娥攙住道：「娘娘沒有這個規矩。」

樹春依禮跪下，口稱娘娘。昭容不覺流下淚來，賜樹春坐。樹春謝恩坐下。昭容屏退內侍宮監，方才開言道：「狀元，我心中實在難忘前恩，莫可為報。後聞遇難，又不能救拔，於心不安。每夙夜掛念在胸。今幸離脫災難，相得見面，合當言謝。不知令堂可納福麼？」

樹春雖然有話，亦不敢盡言。略略應答幾句，即便拜辭。昭容道：「蒙中狀元周濟之恩，論理應該送還了，想狀元必不肯受，待我奏明聖上，加頒恩命罷。」

樹春叩謝出宮而去。看官聽說，大凡平人家，也不便男女混雜，何況王宮內院，正宮娘娘與著狀元閒談麼？那昭容未遇之時，把樹春的恩德，時刻在心，所以描就形圖，焚香禮拜。此時在著宮中，禮該面謝；況昭容又是新君寵愛之人，已經請旨在先，聖上准其面謝，所以安然無慮。那晚昭容又奏明聖上，說嘉興八美與臣妾同鄉，曾有一面之交，目下既然在此，伏惟下宣召進宮，得與臣妾一敘。君王過於寵愛，准其所奏。昭容忙傳旨意，到五軍都督府宣召八美進宮。八美聞宣大喜，華愛珠道：「但那年請繪描圖之時，姐妹八人面兒，都是被她看過的；如今月姑不在，小桃容貌不相符，倘被她看出了那時怎樣？」

田素月道：「畫圖之中，已隔多年，亦難記憶認真。大家不必細心。」

於是一齊更換衣服，來到王宮朝見。昭容一見大喜，俱皆賜坐，命宮娥侍茶，然後說道：「我與你們同鄉居住，你們會記得五載之前，在著愛珠賢妹家中繪真容八美图麼？自從別後，又聞大鬧南河，名聲大震。愚姐皆因緣分淺薄，難得親近。今朝幸值來京，特請進宮一敘鄉誼，聊慰素懷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把眼看的眾姐妹，看到小桃怪道：「此位全非是的月姑。」

華愛珠忙說道：「事隔多年，是娘娘一時恍惚，她正是月姑。」

昭容方才不疑，即問說：「不知賢妹為什麼好起試來？」

眾姐妹道：「臣妾等雖是女流，各有武藝。非圖皇家之緣，不過懷報國之心。聞金錢山叛寇宋文采大肆猖獗，兼有飛石道人妖法厲害，朝廷前去擒捕，每難制勝。若得柳濤拜領貔貅，臣等隨徵，穩取干戈指日休息。」

昭容道：「賢妹們有報國之心，實社稷之幸。務須見機而作。」

又談些閒話，眾姐妹謝恩辭別。昭容又賜了許多珠寶，方才相送出宮。到了次日，聖旨下到周衙，柳樹春忙備香案跪接。差官開讀，旨意云：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茲因金錢山叛寇宋文采等興兵作亂，因此開科擢取英才；今封文武狀元柳濤為徵西滅寇大元帥；榜眼柴君亮，探花楊晉，為前後先鋒。印然禪師隨徵效用。華愛珠等，俱授總兵之職。其餘進士，一體隨徵。現在淨邊王花也成，剿叛無功，著歸柳濤營裡聽令。各省軍兵，任卿調用，班師之日，再行升賞。欽此！

樹春謝恩畢，然後接了聖旨，與差官見禮，天使自去覆命，休提。當下樹春蒙恩賜職，掌授兵符，即召了各處精兵，下教場操演。擇日祭旗，辭別聖上，帶了諸將，往金錢山進發。所到之處，秋毫無犯。

且說國太府中，自過繼魏光之後，那魏光克盡孝行，侍奉繼母，勤讀詩書，也要巴圖上進。只是苦的胞弟死於非命，屍首又無著落。一日京報前來，報說柳樹春中了文武狀元，非但國太驚喜，而且八美家中人人大悅。才曉得姐妹相同進京，各授總兵之職。報到柳府，柳太太巴不得叩謝天地，只有印然禪師無處可報。惟惱著花府凌氏，聞知捶胸頓足。悔恨花昌前去行刺，全無音信，哪知柳樹春反中了文武狀元！如虎添翼一般。此仇更難圖報。不禁的長吁短歎，暗中流淚。此話按下休提。

且說宋文采在金錢山聽了飛石道人的言語，謀思一統江山，賊將雷天必郭飛鵬高衝等，來得厲害，官兵不能剿捕，反抵敵不祝還虧花千歲提兵擋祝那日金錢山聞報，朝廷差文武狀元柳濤為元帥，柴君亮楊晉二人為先鋒，華愛珠等八人為總兵，大統雄兵，前來征伐，離金錢山十里下寨。宋文采聞報，便與眾將相議退敵之策。高衝道：「我們行兵以來，勢如破竹，一向莫敵。諒柳濤有何本領！待俺明日領兵與他交戰，管教生擒這廝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兩下出兵，來到陣前，高衝舉戟向君亮面門刺來，柴君亮用斧撇開，那高衝連戰馬圈了一轉，又是一戟刺來，柴君亮接住，兩下大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天色已晚，各收兵回營。那夜宋文采與飛石道人相議道：「孤家興兵以來，屢戰屢勝。目下柳濤領兵到來，初次交兵，便不能勝。如何是好？」

飛石道人道：「大王不必煩惱！樹春總使能征慣戰怎經得貧道法力。管教一網擒拿，保大王精兵直抵帝都。」

次日又聞柴君亮前來討戰，飛石道人道：「原是高將軍再去出敵，若能勝他更好，若不能勝他，自有貧道在此。」

高衝答應一聲，結束停當，手持畫戟，領了嘍囉衝出陣來。大喝道：「柴君亮，昨日俺家不傷你命，今日還敢來討死麼？」

柴君亮道：「無知叛寇，休得多言。看俺傢伙！」

兩下自放馬，大戰八十餘合，柴君亮高聲大叫：「高衝，我的兒，老子戰兒不過，讓了你去罷。」

拖刀敗走。高衝拍馬趕去，柴君亮復又回馬再戰數合，且戰且走。高衝大怒，一直追趕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左邊一彪人馬衝出，為首一將，乃是蘇保，截其歸路。高衝前後受敵，不能招架，被蘇保夾背一刀，翻下馬來。柴君亮大喝一聲，跳下馬來，取來首級，眾嘍囉俱皆四散逃走。那飛石道人，看見高衝趕柴君亮，只道我兵必勝，所以並不舉動。忽聞炮響之聲，明知不好，隨即飛身而來。哪曉得高衝已作刀下之鬼。心中大怒，忙向袋中取了石子，拋散空中，墜下正中蘇保肩尖，蘇保負痛回馬便走。柴君亮把斧往飛石道人劈面砍來，飛石道人用劍架住，冷笑道：「你乃無名小卒，貧道也不傷爾性命，快快回營，叫你主帥出陣前來，見個高下。」

柴君亮大怒：「呔，俺倒要取你的頭了！」

又是斧砍，飛石道人閃過身軀，飛石早已飛到。柴君亮躲避不及，正中左膊，即時負痛，伏鞍而走。飛石道人亦不追趕，收兵回營。宋文采聞知高衝陣亡，心中大怒：「待孤家明日親自出兵。」

飛石道人說：「大王不用心焦，勝負兵家之常，貧道明日出陣，管教個個被縛。」

且說柴君亮與蘇保二人被飛石所傷，十分疼痛，回營交令。柳濤吩咐高衝首級掛在營外示眾。滿腹憂悶，與印然禪師商議。印然禪師道：「待我明日與他交戰，如果厲害，再行計算罷。」

即取了金槍藥與二將敷好。次日印然禪師領了人馬，拿一根生鐵杖，直抵營前討戰。賊營中衝出郭飛鵬接住，二人大戰一百餘合。印然禪師還有些力怯，幸虧楊晉前來接應，天色已晚，俱各鳴金收兵。若說交兵兩邊相拒，原有一年光景，那裡備的書講。金錢山兵馬甚然凶勇，更有飛石道人助凶仗使妖法，幸得樹春用兵頗能，不至於失手大敗。就是八美人雖是驍勇，也不是賊人對手。那宋文采與飛石道人說：「軍師已有無窮法術，何不早早奏功，反是經年累月，何時得了？」

飛石道人道：「大王不必性急！待貧道擺下天羅陣，只消三千人馬。」

飛石道人擇了吉日，天羅陣排完，便叫雷天必前去討戰。許敗不許勝只誘他入陣，貧道自有處置。雷天必答應，即時披掛上

馬，帶領雄兵直抵營前討戰。柴君亮接住交鋒，不上三合，雷天必敗走。柴君亮不捨，一直追趕，雷天必復回馬，再戰一二合，撥動馬頭，往陣中而走。激得柴君亮大怒，追入陣中，只聽得忽拉一聲響亮，煙霧從地下衝起，對面不見人。柴君亮大驚，即欲回營，左衝右撞，無門走出。雷天必復又殺回，四下伏兵齊起，竟捉下了柴君亮。有敗卒逃回去，柳元帥聞報大驚，道：「本帥自出兵以來，將近一載有餘，有勝有敗，未有今日妖道排此惡陣，如此厲害，何日得破？」

八位女總兵上帳道：「元帥可免憂惱，憑他排下什麼陣，我們明朝去打罷。」

柳元帥道：「若說一陣圖，何足為懼？獨有這天羅陣，飛石道人仗使妖法，你們是去不得的。」

眾位不聽，即時瞞過元帥，帶了本部兵，悄悄離營，殺入天羅陣，只見飛石道人在內仗劍，唸唸有詞，即時天昏地暗，飛沙走石，對面不見人。眾姊妹心慌，欲待回馬，無門可出。俱被妖道所擒，解進營中而去。先說柴君亮被擒，宋文采一見叫道：「柴君亮你來麼？可知孤家厲害，就不該來此！今日被擒，有何面目？若不念淮安路上之情，立斬汝首。」

柴君亮亦罵道：「宋文采，你這狗男女，殺了花瓊，陷害柳樹春，貪生逃走，非算好漢。無故興兵造反，仗了邪術，排下惡陣，若被俺元帥打破，看你走哪裡去？」

宋文采大怒，喝令與八美一齊推出斬首。雷天必郭飛鵬二人稟說：「大王，小將看柴君亮也是一員上將，況正在用人之際，待小將慢慢勸他投降，若將他斬了，豈不可惜？其華愛珠等，花容無比，與大王雖有前怨，並非不解之仇！今已被擒，猶如籠中之鳥，網內之魚一般；任她插翅難飛。大王現在缺少后妃，何不將她暫且收禁，慢慢解勸。婦人之性，如水一般，怕她不從麼？」

宋文采聽了大笑，即問八美道：「你可認得孤家麼？曾記得前南河大鬧龍船，與孤家結下仇怨，想你們實在潑天大膽，今日被擒，還有何言？」

八美一齊無言可答，大家丟個眼色照會，似乎各假作投降之意。郭雷二將笑道：「俺家大王有王者之分，興兵以來，勢如破竹，一向無敵。莫說你們今日被擒，就是樹春，不久亦見捉獲。我勸你們投降我王，共扶大業，大王有日得安天下，你們不失后妃之位。」

八美同聲應道：「情願投降，共成大事。」

宋文采大喜，吩咐放綁。飛石道人卻說：「大王且慢放綁，恐防有詐。將她們且囚禁後營，再作道理。」

宋文采依言，吩咐備酒慶賀。大小三軍，一盡犒勞。柳元帥聞報，大驚道：「本帥奉旨，提兵以來，一載有餘，是指望凱歌還朝。哪知今日飛石妖道排此天羅惡陣，捉我十員將軍，真正可惱。待本帥明日親身打陣，擒此妖道前來，碎屍萬段，方泄胸中之恨。」

即傳令眾軍，四更造飯，五更飽食，伺候本帥指揮。柳元帥一宵未寐到了五更，飽食戰飯，身披鎖子黃金甲，頭頂黃金八寶盔，足踏水雲鞋飾妝成鳥緞描鳳像戰靴，手執長槍，腰間懸一對金瓜銅槌，坐下高頭駿馬，帶領三軍諸將，放下號炮，出營討戰。營中雷天必接住問道：「來者莫非柳樹春麼？」

樹春道：「既知本帥大名，何不下馬投降？」

雷天必大怒，舞動大刀砍將下來，樹春把槍逼在一旁，還轉身來，一直劈面門挑將過去。雷天必把刀咯唧一聲響，架在旁邊，又見兩馬交鋒過來，樹春閃背回來，二人大戰二十餘合。雷天必大喊一聲，往陣中而走。樹春在後拍馬追趕。